安徽人的生活指南

2024.12.7
星期六 甲辰年十一月初七
今日4版 第8662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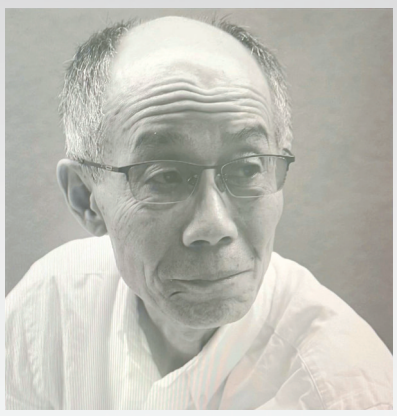
A·P·G 安徽出版集团 主管主办
国内统一刊号 CN34-0062
邮发代号 25-50

市場星報

阅读 周刊
读书人、写书人、卖书人、编书人的朋友

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

陈子善：鲁迅的书改变了我的人生



陈子善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

记者：《长相忆集》（东方出版中心）收录了您2017年至2023年间在《传记文学》的“子善专栏”及其他报刊媒体上发表的怀念性文章，饱含深情，同时是值得珍视的史料素材。您如何评价这部作品的意义？

陈子善：自从我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以来，因缘际会，结识了不少文坛前辈，或拜访求教，或通信请益，均受益匪浅。他们中的一些位，如郑逸梅先生，如施蛰存先生，如巴金先生，逝世以后我就写了纪念文章。但北京《传记文学》杂志邀我开个专栏，追忆还没写过的文坛前辈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，就答应了。从2021年到2024年，断断续续写了四年，再加上一些较短的怀人篇什，于是就有了这本《长相忆集》。对我个人而言，这本书是有特殊的纪念意义的。

记者：《长相忆集》中，您从自身记忆出发，回忆并录述了与逝者的交往始末，很多细节感人至深。平时您喜欢写日记吗？还是凭借记忆？

陈子善：我年轻时，自恃记性不错，不记日记。后来才发现，记性再好，许多事还是忘了。从1997年秋到日本访学起开始记日记。读者或许会注意到，《长相忆集》中，回忆1997年以后的人和事，会更具体些，就是出于这个原因。写这本回忆文集，我依据日记书信（包括自己的和他人的）、凭借记忆和查阅当年史料的三结合，尝试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回忆前辈。

记者：在写作过程中，您是怎样的心情或状态？选择讲述这些人物故事标准是什么？

陈子善：我力求平实、真实地追述这些我尊敬的前辈，注重细节的呈现，力求通过对这些前辈一言一行的记录，从我个人这个角度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，进而反映他们所经历的那个复杂多变的时代，正如一位友人所评论的，努力再现“点滴过往”，不溢美，不说空泛的话，也不妄加评论。

记者：再谈谈您的阅读吧，写作中是否会翻阅笔下人物的相关著作？冰心、冯至、周而复……有哪些对您是影响至深的？在阅读方面，您受到某些师长的指点吗？

陈子善：那是当然。我在写作时要查阅这些前辈的作品，重温他们的佳作，尤其是与我的忆写直接或间接相关的。如回忆冯至先生时，不仅检出了冯先生当年给我的信，还有幸得到冯姚平女士寄来的我当年写给冯先生的信，两相对照，当年他应我之请撰写回忆郁达夫文的往事就历历再现。冯先生这篇《相濡与相忘——忆郁达夫在北京》写得真好，他不但在写作中不断修改，交刊物先行发表时又新增《附记》。他这种一丝不苟的写作态度，40年后的今天，我还是深受启发。

记者：您有枕边书吗？如果有，是哪些？

陈子善：枕边书之于我，往往是变换的。我习惯于在做一个题目时，把围绕这个题目的重要的书作为枕边书。所以有时会是某位作家的一部小说，有时会是另一作家的一部日记，有时又会是某位作家的书信，不一而足。

记者：您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、文学史料研究，在周氏兄弟、郁达夫、徐志摩、梁实秋、张爱玲等现代重要作家研究上颇多建树。那么您的阅读偏好是否也在现代文学方面？

陈子善：应该承认，我的阅读偏好在中国现代文学方面，包括新文学和通俗文学，后者被忽视太久了。即便不写研究文章，现代文坛名家和非名家的著作，我都经常翻阅。当代作家尤其与上海相关的，如王安忆、金宇澄等位的书，自然也要读。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后，得奖者的作品也会找来翻翻。不过，也不局限于文学方面，有时也会把一本新出版的《贝多芬传》读得津津有味，当然，这又与我是古典音乐迷相关。

记者：有什么书激发起写作欲望吗？

陈子善：那是太多太多了，哪怕只是一本小册子。日前见到一本《短篇小说三篇》，许钦文1925年自印的处女作，当时送了十本给鲁迅，鲁迅又分送好几位年青朋友。而相关的文字记载都有误，这本小册子就值得一写了。

记者：有什么书改变了您的人生吗？

陈子善：那就是鲁迅的书了。当年插队落户时就写过关于鲁迅的文章，大学培训班毕业留校工作后，又参加了1981年版《鲁迅全集》书信卷的注释工作，从而开启了我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之旅，直到今天。

记者：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？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？

陈子善：周氏兄弟的书，郁达夫的书，沈从文的书，巴金的书，张爱玲的书，等等，都会重温，甚至反复重读。

记者：您最崇拜的作家是谁？

陈子善：最崇拜的作家，先划定一个范围，20世纪中国作家，鲁迅、张爱玲，以示男女平等。

记者：所有您见过的作家中，对谁的印象最为深刻？

陈子善：我见过的现代作家和学者不算少，当代作家并不多，当代学者也不少。有的健谈，有的寡言，有的热情，有的矜持，各有各的个性，很有趣。现代作家中，印象最深的是李一氓先生（当然，他更是一位革命家）。当年为编潘汉年文学文集，我通过夏公请李老写序，他写了，我正好在京，就登门取序。不料李老说，序是夏公请他写的，理应交夏公，由夏公再转我。交谈不到五分钟，我就悻悻告辞。这个情景印象很深。事后检讨，也许李老正在忙，我这个不速之客，未免孟浪。李老在序中还是表扬了我，后来他到上海，也召我们几位年轻朋友聊天，还合影留念。

记者：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，在世的或已故的，想见到谁？

陈子善：当然是鲁迅啊。最好是在他与林语堂失和的那次宴席上，亲眼看看这两位好朋友是怎么失和的，在场的郁达夫又是如何劝架的。

记者：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，您选哪三本？

陈子善：还是限于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：鲁迅的《野草》、沈从文的《边城》、张爱玲的《小团圆》。

记者：假设策划宴会，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，您会邀请谁？

陈子善：这个宴会多大规模呢？仍限于中国现代作家的话，如果一桌十二人，就邀请周氏兄弟、胡适、郁达夫、徐志摩、沈从文、张恨水、巴金、施蛰存、萧红、张爱玲十一位。沈从文、巴金、施蛰存三位都见过面的。在世作家想邀请的不止一桌，就个别另发请柬吧。

记者：如果可以成为任意文学作品中的主角，您想变成谁？

陈子善：不敢成为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，文学经典中的人物形象，像阿Q，像曹七巧，都可以传世的，我不配。不过，如果有作家想把我变成他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，我也不会反对，一笑。

据《中华读书报》



编辑 江亚萍 版式 阮 进 校对 刘 军